

散文

黄河滩上的翅碱蓬

邹会莉

黄河入海口的湿地上,1410平方公里的滩涂上遍布翅碱蓬。

这种耐旱涝、耐盐碱的植物一般生长在平均高潮线的近海滩地,尤以这里最为集中,生长密度最大。

翅碱蓬站在海风里,花长在顶部或者从侧面悄悄地透出。花朵细小,圆锥状的花序闪着淡黄色的光,团团“黄纱”氤氲在青黛色的空中,恬淡幽静。

春天,翅碱蓬给这片滩涂盖上一层新绿。深秋,开花结果的翅碱蓬又给大地披上艳丽的红装。极目远望,像火海,似朝霞。

有了翅碱蓬的渲染,入海口就有了明媚的色彩。

翅碱蓬的灼灼其华和黄河的激情碰撞,美轮美奂的入海口就长久驻留在人们的视野里。白鹭、花朵、白云、蓝天,都在用温情的目光凝视着入海口,它们与黄河共同在平原上彰显着空旷与高远。

从空中俯瞰黄河入海,一半是浊黄,一半是海蓝,雄浑的黄河和湛蓝的大海相拥,蔚为壮观,让人海口拥有着云蒸霞蔚的美丽。河海交汇处仿佛蜿蜒着一条双色分明的长龙,摇摆升腾,雄浑壮阔,遨游于海面。

在黄河口,岁月之笔是这样作画的,一年中有两个时节最为美丽、最为热闹。

一个是春未夏初时节。黄河口树木葳蕤,所有草木都长成了一样的绿色,辽阔,深幽,寂寥。阳光落在万物之上,光和影相互辉映。海风拂过,绿浪翻涌。

傍晚,浮动的暮霭宛如一袭轻盈的羽衣。天空出现成群结队的鸟儿,白茫茫一片。那是东方白鹳张开羽翼,变换着队形在天空盘旋。飞回来的白鹳,散落在铁塔上,像高空的守望者。

另一个就是秋冬交替的时节。秋天带着它特有的印记来了。翅碱蓬的枝茎由深绿开始一点点变化,浅红、绯红、深红,就像一团团火球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跳动着。芦苇生在水间,连成一片,芦花是另一片白色的海。走在保护区的人行栈道上,只见翅碱蓬的红、芦花的白。只一眼,心便被震撼了。

黄河入海口成为全球暖温带保存最完善的生态系统,并建成了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许是应了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久久凝望湿地,那感觉是无边的辽阔。

时光荏苒,河还是那条河,却不是那条河。沿黄河两岸大兴的绿色、生态保护区,曾经水患频发。现在,曾千疮百孔的黄河变得清澈轻盈,流淌着希望,只为两岸人民。黄河一路蜿蜒入海,从源头到海洋,是绿色的、生态的,焕发着活力和生机。大地万物生生不息,黄河是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秋天逝去,冬天来临。成千上万的候鸟途经此地,或栖息,或觅食。翅碱蓬也好,白鹳也好,都依赖于入海口湿地的良好生态。在这里,植物、河流、大地、动物和人类,相依而生、相辅而长。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湿地,建设者对入侵生物进行治理,开展生态修复和物种多样化构建。降低保护区内电压等级,高压线路全部采用地下电缆。在塔顶安全区安装人工鸟巢,在风险区内安装鸟巢。他们拆除了湿地核心区域的油井设施,将采油屋涂刷成绿色,并播撒翅碱蓬草种。

今天的胜利人,以“爱树护鸟,爱绿护绿”为己任,进行黄河入海口深度环境治理保护,希冀“黄蓝交汇、万鸟翔集”的自然奇观得以长存。粼粼波光掩映,湿地渐次打开她深厚的美丽,呈现出“黄河入海流”的宏大格局。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我用30载时光

爱上一座城

龙泰良

爱上这座小城,是我始料未及的。

32年前,当我历经两天一夜,带着满身尘土与疲惫,辗转走进这座南方小城时,我的心情与当时的天空一样阴郁。

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城区,清一色三四层的“鸽子楼”,满耳令人懵懂的方言,路旁的私人小炼厂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我在蓬城求学四年,湘中水城的宁静与秀美,让我对城市之美有了近乎偏执的追求。年轻的我,无法接受将要在座座小城工作、生活,终老一生。

我挣扎着,抗拒着,始终觉得自己与这座小城格格不入。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竟逐渐喜欢上了这座城市,眼前这座小城,竟然蕴含着无穷的魅力。

茂名是一座以人名命名的城市,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城市,一座在中国石化工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城市,也是一座质朴又有温度的城市。

1700多年前的西晋永嘉年间,道士潘茂名在这片土地上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深得当地百姓爱戴,被世代传颂。1959年,国务院批准在这片土地上建设一座工业城市,命名为茂名。

1700多年的历史传承,为这座新兴城市沉淀了厚重的历史,而横跨梁、陈、隋三代,被七朝君主敕封的粤西地区俚人首领俚国夫人洗英,爱国为民,多次平定粤西地区匪患与叛乱,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让百姓安居乐业,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传承千年的“好心”文化。

这座城市的“好心”体现在为国分忧、为民请命。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能源紧缺成为掣肘新中国工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关键。一群放牛娃在这片荒原上挖窑烤红薯时,发现地下的石头可以点着火。这一奇闻传到了中南海,国务院派出勘探队,探明

这是一种含油的页岩,可以加工冶炼出人造石油,而这片土地下埋藏着5亿多吨油页岩。这对刚刚成立不久、尚未发现大庆等大油田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1955年,国务院决定在这片土地上建设页岩油冶炼厂,也就是后来的茂名石化。

万余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从大江南北奔向这片荒原,开启了凿石取油的大会战。人们住茅棚、睡竹筐、喝矿坑水,没有机械设备,手拉肩扛,开矿炼石油。

从1958年3月试炼出第一滴石油,结束广东无油历史,到1992年停炼页岩油,这片土地下挖掘出1亿多吨页岩,冶炼出近300万吨石油,这对一年原油加工量不过20万吨的新中国初期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

70年发展,这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积淀了深厚的石油文化,“南方油城”成为这座城市亮丽的品牌形象。

随着当地政府大力整治小炼厂,并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空气清新了,江水也清澈了。引水、修路、种花、植树,人们将挖掘页岩形成的矿坑修复成了生态公园。

让这座城市人民引以为傲的,还有荔枝。

这里的荔枝产量占全球荔枝总产量五分之一。那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盛唐贡果,就产于郊外的根子镇贡园。1500多年的古树,仍然生机勃勃。

除了荔枝,还有龙眼、香蕉、芒果、菠萝蜜、山楂……不要说郊野乡村,就是繁华闹市的绿化带,也是果树成荫。每年夏秋两季,街道两旁硕果累累。

美食也是这座城市标志之一。随便找个人问一问,都会如数家珍地说出一大串本地美食。海鲜自然是这座沿海城市的第一美食。亚热带气候下的海产品鲜甜、甜美,不需特别烹饪,就是人间美味。

这座城市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其

中,年例最是引人注目。

过完年后,按照祖上迁徙到当地的日子,家家要办年例。

两天两夜,祭祖、祈神、送福、点灯、游村,既是为了感恩先辈创业不易,也是为了祈祷新年风调雨顺。

这两天,家家户户都会掏家底摆出最豪华的宴席,答谢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可以上门做客吃席。来吃年例的人越多,预示着这一年家里越旺。

去亲友或者亲友的亲友家“吃年例”,是小城人民最开心的事。

……

如今,乘着新时代飞速发展的东风,小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城区东面向海延伸,版图扩充了数倍。城市道路宽敞整洁,目之所及绿树成荫、高楼林立,市区空气质量稳居全省前列。港口、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交通设施齐备,交通与物流通畅。

随着岁月的沉淀,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座城,爱上了她的朴实与包容,爱上了她的丰富与厚重。每当有外地朋友来,我总会如数家珍地说着她的好。

恍惚中已过半生,我明白,我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茂名人名。

(作者来自茂名石化)

遇见·石化之美



挖掘页岩形成的矿坑修复成了生态公园,远处为茂名石化。

柯裕清摄



散文

在绿景小区,偶遇三位老石油

田传朝

磨豆浆

一辆小小的三轮车,停在新华街路口。小布条上写着豆腐脑,白生生的,放些煮黄豆、韭菜花,一小勺卤汤,淋几滴香油。我经常吃她磨的豆花,有时带着妻儿,有时与朋友一起。

刘阿姨是山东人,退休前是油田的电焊工,焊管线、焊油罐,也焊铁塔。退休之后,闲着无事就磨豆腐、豆浆。用卤水点,自己吃。

她眼光挑剔,专门选山东出产的豆子,一粒粒圆润饱满,做出口感也好。

磨啊磨啊,白天磨,夜间磨,一年四季不停地磨,直到磨出甜味。

一天天的日子,慢慢过;有时咸,有时淡。

咸的时候,做成豆腐;淡的时候,做成豆浆。

不咸不淡,就做成豆花,拿来与人分享。

竹叶花

竹叶花的叶子翠绿,开着深红色的小花,鲜艳,明亮。

放室外,缓慢地生长。

张阿姨说一口地道湖北话,早年跟着丈夫从潜江来到中原,丈夫在井队上班,经常不着家。她自己在家里,种菜、沤肥,养鸡、喂鱼。

她把从潜江老家移栽过来的竹叶花,种在了花盆里。

这是南方生长的植物。作为北方人,我从来没有见过。

竹叶花青茎绿叶,像荆楚大地生长的水杉,罩着江南的青翠,四季常青,惹人喜爱,只是花朵里多了些褶皱。

一年又一年,竹叶花一节一节拔高。春天,归燕翩翩,在院墙外低低地飞过。它们从哪里来?

如今,又在谁家的屋檐下筑巢。

清扫

孙师傅是四川人,来中原油田四十余年,在录井公司开车,是油田录井测试专用的那种车。

他说,北方的冬季不潮湿,阳光暖暖和和。

走街串巷,收集来一些旧水缸、陶罐之类的,放在院子里。北方缺水,他用旧水缸积蓄雨水,用粗陶瓦罐种花、菜和生菜。

从老家带回一棵青竹,种在院子里。几年来,竹子生长蔓延,长成了青青的竹林,被风吹得飒飒。

秋天来了,他把几根竹子扎成扫帚。青灰的竹竿,竹枝上还有不肯掉落的叶子,密密匝匝。每天,他都要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扫心头越积越多的尘埃。

扫落叶,也扫乡愁。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朝阳随笔

姚宁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火了,该剧改编自李娟的同名散文集,讲述了生长在阿勒泰的汉族少女李文秀在大城市追求文学梦想却屡屡碰壁,被迫回到老家与开小卖部的母亲相依为命,结识哈萨克族少年巴太之后,文秀渐渐发现了阿勒泰之美的故事。

趁着周末,熬夜看完《我的阿勒泰》,剧中那绿意流淌的草原、成群结队的牛羊、洁白如云的毡房又将我的思绪拉回到2022年。

那年6月,我带着孩子回新疆探亲。借着落日余晖,沿着独库公路自驾感受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对于长年工作在毛乌素沙漠、满眼只有黄沙的我,每次回新疆都是冲击心灵的体验。

在这里,我不会因为晚睡而觉得虚耗,因为这里夜里11点才天黑,更不会因为生活而觉得焦虑,远处的皑皑雪山、山脚下的寂静树林、无垠的草原,会抚慰一切令人不安的因素。

在阿勒泰木村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了远处雪山以及山顶的星星,突然明白为什么朋友固执地选择留在新疆,也明白自己为什么总要找各种理由返回新疆。

远方的北疆 心中的阿勒泰

毕业那年,我没能在新疆工作,也没有回到家乡陕西,而是去了内蒙古毛乌素沙漠工作。

几年后,我嫁给了新疆人。我还在内蒙古工作,但是我把去新疆变成了回新疆。

第一次回新疆是订婚拍婚纱照。在天山天池边,站在深埋过膝的草丛里,爬上湖边早已干枯的树木,越过视野下方那冰冷湛蓝甚至泛青的湖水,朝对面眺望,那里静静地停着一座白色毡房,在视野左方,积雪的山峰闪闪发光。

第二次回新疆是结婚,哥哥作为娘家人在酒席上哭红了眼,一杯杯下肚的酒,一句句嘱托的话。再后来,带着孩子回新疆,一岁半的小巴郎子不爱吃奶片,只爱那如小拇指粗的新疆拌面。

由于工作和距离的原因,我回新疆的次数不算多,但每次都会把行程排满。

在喀什古城的老茶馆,曼妙古丽载歌载舞,一壶玫瑰古茶陪伴我坐了一下午。伊犁河谷,在飘落的杏花中,我听见声声驼铃响起。我也曾开车穿越五彩湾,一条窄窄的国



绿意盎然的牧场。

姚宁摄

道把草原分成南和北,白云跟着风走,牧民跟着羊群走,家就是骆驼背上的毡房。

停车等候的羊群咩咩地穿过国道,牧民摆手道谢。不知不觉间,车子已攀爬上坡顶,阳面是绿意草原,阴面竟是碎石山崖,我直视前方,摆臂方向盘,踩住刹车,沿着急转弯下坡,继续往前。

在阿勒泰,夜宿木村小木屋。木屋和圈养牲畜的棚栏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松林和桦林之中,一切都是那么安宁、祥和。夜幕中,我坐在喀纳斯河边听潺潺水声讲述遥远的故事,清晨5点裹上租来的军大衣踏着露水去看图瓦部落神山。

阿勒泰绿意盎然的牧场,游牧生活的浩浩荡荡,风和河流的声音如此清晰,在这片土地上,时间仿佛凝滞,让我能够静下心来,什么都不去想。

这里不是我的家乡,不懂马儿,不懂哈萨克语,不懂这个地方的传统和人情世故,但这里的一切都成为我的养分,执着、勇敢,不断蜕变,不断向前。时间在往前走,又似乎周而复始,刚好又是夏季牧场最美的时刻,我知道,我该出发了。

(作者来自中天合创)

长篇小说《远航》 摹画中国工业发展图景

本报讯 5月16日上午,“工业的家国记忆与工业文学的时代情怀——邹元辉作品研讨暨长篇小说《远航》新书发布”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工业题材长篇小说《远航》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书中讲述了大时代背景下以李阿牛为代表的奋斗在工业战线上的小人物故事,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建设的筌路蓝缕。

日前在京举行的作品研讨暨新书发布活动上,与会专家聚焦“工业的家国记忆与工业文学的时代情怀”主题展开讨论。专家表示,这部作品以细腻笔触、独特视角,刻画中国工人形象,展现新中国工业的发展图景,兼具人文关怀与时代关切。新时代呼唤工业文学的繁荣,呼吁更多作家将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用文学记录中国工业发展历程。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石化作协副秘书长、镇海炼化员工邹元辉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感悟。《远航》是其创作的“中国石化工业史”系列作品之一,旨在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重温那个火红年代的热忱与纯真,见证中国工业成长脚步。(丛松彪)